晉書斠注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載記第一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餮膻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覦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寧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幷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

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
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
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
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
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
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
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
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

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劉元海周家祿校勘記曰照總目下脫子和劉宣附目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越縵堂日記曰晉書於石氏慕容苻姚諸酋皆先舉其所居郡縣而

後系之日羯人或鮮卑人或氐人或羌人獨於劉元海日新興匈奴人僅舉郡而無縣於例既不畫一且因爽傳言魏武分匈奴爲五部左部居太原故茲氏縣北部居新興縣訛稱元海載記亦云左部居太原茲氏北部居新興元海爲左部人世爲左賢王屬帥則常爲茲氏人非新興人矣茲氏魏時改屬西河郡晉時西河爲國移治茲氏改茲氏曰隰城是元海當日西河隰城匈奴人於例方合

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始劉敬奉公主以妻之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爲劉氏金石錄曰僞漢司徒劉雄碑云公諱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元孫值王莽篡竊遠遁邊朔爲外國所推遂號單于累葉相承家雲中因以爲桑梓焉雄劉元海弟也晉書載記元海冒姓劉氏今此碑直云出自宣帝豈元海初起假此以惑眾乎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水經河水注三曰離石水出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注云史記秦昭王伐趙取離石後漢西河郡治也孫潛校本曰今永寧州寧鄉臨縣二邑皆離石境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左國城在今永寧州東北二十里郎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曰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夫羅立魏志武帝紀曰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注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又袁紹傳注九州春秋曰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於扶羅死

弟呼廚泉立後漢書南匈奴傳曰於夫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魏志武帝紀曰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水經河水注三曰河水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注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闞駰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寰宇記四十八曰蒲子故城在隰州東北一里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大陵城漢大陵縣也在文水縣東北十里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一作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曰禹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注曰龍門山在河之西界魏風土記曰梁山北

有龍門大禹所鑿通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十六國春秋左賢王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二角作一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十三月作十五月元和郡縣圖志十四日秀容故城在宜芳縣南三十里劉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爲名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

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御覽一百廿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幼而好學不捨晝夜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御覽一百廿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案上文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語似遂學武事當作文學武事爲合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魏書劉聰傳作形容偉壯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

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作容兒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

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一作飲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閒因之而進深非吾願

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

別因慨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

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

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

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

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

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

都尉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御覽一百六十三引十六國春秋曰晉惠帝以劉元海爲離石將兵都尉水經汾水注曰汾水之右有左部城注云側臨汾水蓋劉淵爲晉都尉所築也水經注圖說殘稿曰太平寰宇記左部城在孝義縣南二十五里案今縣治即宋城明刑法禁

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左賢王作右賢王案下文稱左賢王元海則劉宣爲右賢王無疑當以十六國春秋爲是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

翰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魏書劉聰傳餘作踰案當以踰爲是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魏書劉聰傳五部下有鳩合義衆四字穎曰五部之衆可

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没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鎭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

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閒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御覽五百十九引三十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廢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廢中有麒麟於是妻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大于城在文水縣西南十一里本劉元海築令兒延年鎭之胡語長兒爲大于因以爲名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魚肉此天下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
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
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
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
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
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
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
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
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
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

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于左國城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于南郊僭卽漢王位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聽宇宙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僭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簒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

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曰孝愍爲漢獻帝蜀先主於建安二十五年所遙稱見三國志先主傳）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

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越縵堂日記曰案五宗者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元帝號高宗成帝號統宗以議出王莽中興時已去之稽諦斜綜敬懷赫徽潁議枷紀後帳揭嗣之後蹕題推勝蘇蛟和安順桓四帝亦行穆恭敬成四宗號董卓時四蔡邕議四帝無功德亦去其號故元海此令自高帝光武外亦止舉文武宣明章五帝功烈之盛所詔五宗無可疑矣惟三祖則漢自高帝號太祖光武號世祖外無稱祖者而王彌傳載元海詔彌之言稱昭烈爲烈祖三國時魏吳皆有祖宗之號㯛獵嫌黻祖惟蜀漢昭烈以王[illegible]末一謙而不居疑烈祖之號亦元海所追尊與諡後[illegible]爲孝懷同出一時史失栽耳漢高號太祖諡高皇帝而史記漢書皆於紀首仰稱高祖以下亦俱作高祖不知何故也劉元海自以承漢後此令首云皆我太祖高皇帝因未嘗誤其下言高祖以下者史文耳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元和姓纂三日

前趙大司空雁門公呼延冀女爲劉元海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本傳作東嬴魏書劉聰傳曰桓帝十一年晉幷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案載記不言此事疑史臣錯張元魏先世之功然救騰之役卽是年事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二曰黎亭在潞安府西南三十五里以就邸閣穀留其太

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寰宇記四十一曰介休縣板橋城郡國志云劉淵擊劉琨于此讀史舉正曰案此事當在永嘉元年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御覽九百八十引三十國春秋曰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逾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中慟哭有堇生焉得斛餘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啟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

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東萊王彌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日永鳳元年秋七月鳳皇集于蒲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元和姓纂三作呼延冀宗室以親疏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通鑑晉紀

考異曰晉春秋作鮮于脩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二作于太史令宣于循之讀史舉正曰案姓譜有鮮于而無宣于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錮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

（水經汾水注六魏土地記曰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御覽八百四引趙書作高四寸二分案載記繫此事於二年蓋脫去三年字也寰宇記四十三曰臨汾縣劉元海城晉永嘉之亂元海僭稱漢于此置都築平陽城晝夜興作不久則崩募能城者賞之先有韓媪者于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檿兒時巳四歲聞元海築城不就乃白媪曰我能城之母其應募媪從之檿兒乃變爲蛇令媪持灰隨後遺誌）

焉謂媼曰憑灰築城可立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媼兒遂化爲蛇投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涌出激溜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皆無尾以爲靈異因立祠焉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水經汾水注六魏土地記曰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

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

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諸史攷異曰按懷帝紀永嘉三年九月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東海王越傳不載此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

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太保作太宰晉書校文五曰按時劉歡樂爲太宰不應一時有二太宰崔鴻蓋誤聰爲大司馬大單于案魏書劉聰傳作拜大司馬封楚王淵聰載記均不言封楚王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

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淵薨于光極殿十七史商榷五十二曰淵生于魏嘉平中死于晉永嘉四年約年六十讀史舉正曰案淵以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四年死則六年當爲三案淵以永興元年僭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皇帝位改元永鳳載記蓋以其初僭元之年爲始故云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寰宇記四十三曰劉元海墓在洪洞縣東八里子和立

劉和周家祿校勘記曰和記篆上爲文與聰子粲石勒子弘記並同劉和目錄宜删別照總目作子和小字目附劉元海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

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强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

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鈗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鈗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晉略曰平陽諸門皆用洛都門名鈗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曰劉和墓在臨汾縣南三十三里鈗攸梟首通衢

劉宣周家祿校勘記曰照總目及後蜀李庠北燕馮素弗等傳之例劉宣宜作小字目附劉元海子和下下陳元達王尹緯傳目並同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絜師事樂安孫炎魏志王肅傳曰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注曰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顏氏家訓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援鶉堂筆記曰唐書世系表云叔然父旃爲吳主權之先祖鍾之弟表不可信多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二公獨擅美於前矣幷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

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郎王位宣之謀也故特

荷尊重勳戚莫二一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斠注卷一百一

晉書斠注卷一百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白光誤作日光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

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兵法作兵勢誦作通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案元本作頤與魏書劉聰傳作郭頤同知熙字誤也辟爲主簿下有任以郡事一句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魏書劉聰傳曰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閒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

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通鑑晉紀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僭即帝位于光極前殿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呼延氏淵母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

族淵后愛聰誅姿色故以配焉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御覽一百四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日嘉平二年立司空王育女爲左昭儀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卽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

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張方壘在故洛城西七里晉齊王冏將張方所築後遂爲戍守之所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元本社作杜讀史舉正日案洛陽有稅門即清明門無社杜二門社杜蓋稅之譌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

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幽晉帝于端門殺晉太子及諸百官已下二十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寰宇記四十四曰髑髏山在高平縣西五里永嘉中晉道陵遲劉聰舉兵積屍爲髑髏山案高平在河東去洛水尚遠疑非一事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金石錄曰僞漢司徒劉雄碑後題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建按宋莒公紀年通譜劉聰以晉懷帝永嘉四年僭位改元光興明年改元嘉平嘉平四年改元則嘉平豈復更有五年盖載記初不編年故於改元歲月難考此碑當時所立不應差謬乃通譜誤也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染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

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梁梁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水經沁水注曰沁水又南逕陭氏縣故城東注云劉聰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案魯繇爲南陽王之長史旣降聰由詹事出爲冀州刺史也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晛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

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眾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綜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讀史舉正曰案將同奔者尚有馮翊太守索綝見通鑑）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眾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愍帝紀及麴允傳均作京兆太守惟索綝傳作扶風）及麴特竺恢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賈疋傳作甘泉）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讀史舉正曰紀疑是麴之譌通鑑作麴特爲是）粲還

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大劉后見列女傳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氏殷小女字麗華以貴嬪立爲皇后殷之二女四孫聰並納之自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又三百八十引前趙錄李弘作李恆劉殷作劉商案皆宋人避諱而改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

日太保胥臣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初學記二十一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永嘉六年劉聰引上入讌上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案上謂當作謂上）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

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初學記二十一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帝曰誤作聰曰但恨作且恨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厤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于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

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御覽六百四十六引作諸衍

前趙錄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魏書劉聰傳作靳陵以營作遲晚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

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毋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啟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覩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

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陶渚在孟津縣北大河中渚也河流經此有三渚之名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幷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晉書校文五曰攷傅祗傳二孫一名沖一名詠無有名純粹者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

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

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

敗績死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日牢山一名看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後魏書日劉聰遣子粲襲晉陽猗盧救之遂獵牢山陳閼皮肉山爲之赤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

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

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

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

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懷案帝紀作利孫無日字衛雄見魏書衛操傳姬澹劉琨傳作箕澹石勒載記魏書衛操傳亦作姬澹琨收散

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水經汾水注日洛陰

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俗謂之狼馬
澗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狼孟故城在陽曲縣東北三
十六里史記曰始皇十五年大興兵至太原取狼孟是
也按城左右狄溯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晉斷
澗爲城今餘壁猶存案狼
猛即狼孟地理志亦作孟
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水經
洞過
水注曰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遣劉[illegible]引兵邀擊
之合戰於洞過即是水也案洞過水正在汾東水經注
所言即指此役惟爲
劉聰時事非劉淵也
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
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
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
思效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
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
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

戰于藍谷隋地理志晉陽有蒙山其山連亙深遠或以爲北山或以爲西山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蒙山在晉陽縣西北十里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聰征劉琨不克掠晉陽之人踰蒙山而歸自謂此也御覽四十五郡國志曰又有象山前趙錄曰踰象山而歸晉宇記四十引十六國春秋亦作象山案象象與蒙字形相近致誤讀史方輿紀要四十曰蒙山在太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在太原縣西南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爲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案本書列女傳作右貴嬪左貴嬪則其姊也聰將爲劉氏起䳨儀樓於後庭元本樓作殿御覽四

百五十四引前趙錄作鳳儀殿晉書校文五日劉氏疏亦言聞將爲妾營殿則此樓字應從元本作殿是事在聰麟嘉三年見御覽廷尉陳元達諫曰初學記二十四十一所引和苞趙記和包趙作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麟嘉陳元達極諫案元達本傳云徵爲黃門郎不言爲廷尉載記又稱御史大夫傳亦失載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皇后元作后后妃嬪服無綺絲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臣饗萬國矣昭

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恩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

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御覽四百五十四引前趙錄一殿作二宮）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曰逍遙園在西安府城西亦漢時舊苑也水經注沈水合昆明池其枝津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一水東入逍遙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卽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

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初學記二十四引和包漢趙記作聰勉聰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御覽三百五十一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鄉侯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水經渭水三注曰渭水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休赫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黃白城在三原縣西南二十里寰宇記作十五里西東漢興平二年李傕等作亂欲劫車駕幸池陽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

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水經渭水注曰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尺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御覽一百七十六趙書曰趙梁襲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至天明不拔案梁當從本書作染麴允率眾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元和郡縣圖志二曰粟邑故城在白水縣理西北二十八里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聽甚惡之延公卿

巳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魏書劉聰傳一猛獸作一虎案御覽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此劉氏爲小劉后惟載記不載大劉后之死故不知其爲小劉后也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巳丑劉氏卒又一百四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僞謚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動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

馬以上七公晉略曰丞相太師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然其時又有太宰河間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不止七也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鎭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戸二十餘萬萬戸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周家祿校勘記曰郡誤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

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雅爲大司馬雅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元作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蹏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

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御覽四百五十四引前趙錄服作眼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蹏涔不容尺鯉粲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

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通鑑晉紀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在晉建興二年五行志中魏書劉聰傳均作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

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退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通鑑晉紀考異曰按志勸成都王潁起義兵諫潁攻

長沙王乂忠義敦篤始終不虧非勒人作亂者也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

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弁免諸

子之封褒美晉王叡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

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

威劉宣齊魯之閒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

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

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

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

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案當從水經洛水注作一合塢詳魏該傳注曜進攻

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曜覆而滅之矩

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旣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

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御覽八百八十引十六國春秋猗作倚十中黃門陵修等史通正史篇作淩修案當從載記作陵御覽五百三十二引列異傳有大司馬河內陵褧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

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

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背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

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
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
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
之猗密謂皮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
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幷見
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
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
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荅云臣誠負
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
僞故也皮愔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

書一粲以爲信然初漸準從妹爲又孺子淫于侍人又
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
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
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
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
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
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
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
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
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

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决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魏書劉聰傳三日作積日聰臨上秋閣通鑑晉紀注曰殿之西閣也誅其特進綦毋

逵太中大夫公師彧史通正史篇曰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淩修譜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史官篇曰僞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尚書王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倖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

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

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珍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

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淸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通鑑晉紀考異曰晉春秋易作士通）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

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遁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曰石盤山在同官縣北魏收志銅官縣有石盤山磻石谷或即石盤山也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通鑑晉紀考異曰按時靳上皇后已死惟三后耳云四誤也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

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晉書校文五曰上言石越率眾二萬屯於并州以撫懷叛者則此冀州當作并州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魏書劉聰傳武冠作武弁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义容貌毀

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御覽三十六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十東平王劉約癸亥卒一指猶暖遂不殯殮至於甲戌乃蘇又一百十九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又六百十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言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崘山三日而復返

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紫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三年作二年晉書校文五日按約卒後見元海據崔録在麟嘉元年以聰死於麟嘉三年計之二年較合）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汝不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

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及聰以戊辰歲薨與此玉弁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周家祿校勘記日右釋三日並

照何以日月爲胡王又曰太陰之變疑上三日並照是三月之誤然帝紀三日並照事在愍帝建興二年康相所陳卽此事其非三月可知未詳所誤漢既據中原麻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聽覽之不

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
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
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
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
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
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
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
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
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
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眾萬

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御覽八百八十引十六國春秋作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東宮災異門閤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絶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

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十六國疆域志曰洛陽縣有厘城御覽三百三十六和苞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同郭默於洛陽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栅而入粲趙同與趙固字形相近致訝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栅于壘外御覽三百三十六和苞漢趙記曰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栅而去

通鑑胡注曰修武縣有陽鄉蓋春秋之陽樊與稚相持聰閻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勱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衷作康下有一子焚焉而卒自此鬼哭宮至于九月夜聲不絶數語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

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
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
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
周文造舟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
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
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淫色
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
象榱玉簣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
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

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

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癸亥薨于建始殿元和郡縣圖志十二曰劉聰墓在臨汾縣西南十一里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

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

司馬濟南王驥周家祿校勘記曰景顗勱皆書姓何以劉聰劉曜皆書姓驥獨不書姓驥上宜補劉字按本載記則驥當書姓明矣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追謚靈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

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
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嵩等招集
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
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
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一無怒字
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
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
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

荅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案劉聰載記及初學記二十四引和包漢趙記均稱廷尉陳元達載記又稱御史大夫陳元達本傳均失載此官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

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兒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
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
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
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
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
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
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
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
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